

卷之三

三

四

五

六

七

八

胡 岌 凡 著

一九九九年九月九日

吟懷萬里

詩前有畫
畫上賦詩

北京圖書館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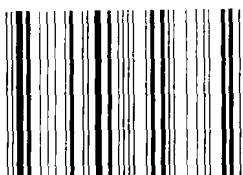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吟懷萬里/胡豈凡著. - 北京:北京圖書出版社,1999.10
ISBN 7-5013-1676-7

I. 吟… II. 胡… III. ①詩歌-作品集-中國-當代 ②詞(文學)-
作品集-中國-當代 IV. I227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1999)第 61496 號

ISBN 7-5013-1676-7



9 787501 316762 >

書名 吟懷萬里

著者 胡豈凡

出版發行 北京圖書出版社(原書目文獻出版社)
(100034 北京西城區文津街 7 號)

印刷 武漢交通科技大學印刷廠

開本 889×1194(毫米) 1/32

印張 14

字數 200(千字)

版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-1000

書號 ISBN 7-5013-1676-7/I·152

定價 68.00 元

吟懷萬里紀要

仙桃市胡豈凡著

前言

鄭序

自序（附湖北文獻社李社長晴芳對序文說明）

畫類

詩詞類

跋

吟懷萬里

前 言

一、童稚時代，整天歡喜信口歌唱，祖父萬信公，以經學大師眼光，看我日常南腔北調的叫鬧，所發出音量，似有抑揚頓挫意味，認為可以導研詩學。於是，以唐詩開端，叫我研讀。以後，隨年歲的增長，漸及宋詞、元曲，乃至明清兩代學人的韻文作品，均擇要教之讀之。

二、迨至一九三七年，暴鄰日本，無故舉兵入寇，引起全國青年男女，義憤凌天，紛紛自主的，加入抗日軍政行列。彼時，我剛滿十八歲，甫考取大學，亦主動參軍，走入了血淵骨獄的戰場。迄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，日皇宣佈無條件投降後，因應時勢變化，乃輾轉來到台灣。

三、自一九四九年起，一面努力工作，一面就中斷學業，繼續進修。爾後執教大專院校，更利用課餘時間，奮力於詩。因之遂得向當代學者、詩人，既執經以問難，且相互以詩唱酬。尤於題畫詩，則更為熱忱參予。故常為當時畫界名流寫詩，使詩畫配合，而倍臻風華。更每於文藝界聚會現場，就

名畫人寫作，立予品題，而傳為流風軼韻，為時人所樂道。

四、由之詩的累積，遂達千首以上。乃用「題現代名畫詩」為名，予以梓行。之後，為培育詩興，及配合文教藝術界友好唱和，遂常寫詩、詞、歌等，更寫就梅花詩一百首，隨時送請有關刊物發表。是以到一九九六年時，所有上述作品，已累積兩千餘首。

五、基於學問為社會公器理念，特研定以「吟懷萬里」為書名問世。其附帶目的，在供國人有志此道者，可隨時流覽，藉以開拓和陶鑄我國精神文化傳統風格，使之久而彌新。

六、本書編排，係按人物、山水、花卉樹石、翎毛、遊旅、祝壽、慶賀及詞等分別集結，秩序嚴整，流覽極為方便。

七、為達成前賢所云「詩中有畫」意像，所以特敦請譽滿國內外的國畫大師數十位，提供他們最得意畫件，製版印入前集，以為創例。而畫件攝影，則為好友蕭炎鼎兄的傑作，他是國際知名攝影專家。本書序言，提前由湖北文獻，於第一二八期發表，則係社長李晴芳兄，慨然惠諾，且賜短文推介，書倍增光彩。至於稿件整理，幸賴大女婿汪國槐，利用每日下班使本後，以半年以上夜晚時間，不眠不休的，虔心全力完成。大女兒蘭貞，對本書

吟懷萬里 前言

之編集、排版，不時提供明確意見，致進行快速。而內人施素雲，雖在公務百忙之餘，仍抽空檢校，指出誤差，予以修正。

八、凡此，皆屬難能可貴大事，謹此，一一敬謝，並誌不朽。

鄭序

胡教授豈凡先生，于仲秋之月，携夫人訪問珞珈山。寅得以拜識先生，並有幸拜讀其大著「吟懷萬里」。先生工書畫、善詩詞，于中國古典詩學，用力尤深，更有識見。先生之詩詞，衆體皆備，文詞俊雅，音律諧協，意境渾成，非功力深厚者所不能為。集中多題詠唱和之作，然多數篇什，非率爾應酬，悉皆從肺腑間流出，情真意切，故即使是寫情感微瀾，亦能讓讀者動容。

先生乃我楚地學人，早年遠游，現已年屆耄耋，然鄉音未改，對故園依戀有加。集中渴望祖國統一，和華夏昌盛的赤子之情，不時見於字裡行間，殊足珍視。

鄭傳寅

戊寅季秋序于湖北武昌
珞珈山武漢大學寓所

吟懷萬里
鄭序

胡豈凡鄉長著「吟懷萬里」詩集序文說明 李晴芳

胡豈凡教授，為吾鄂仙桃人。其祖父萬信公為經學大師。故於一九二四年，即教導豈凡讀詩學。十歲起，開始學寫詩。後以日寇入侵，參予阻敵工作。爾後輾轉來台，一面工作，一面則補修學業，並奮力於詩。數十年來，曾出版梅花詩百首，題現代名畫詩千餘首。近更累積各類詩兩千餘首，並以「吟懷萬里」為詩集名稱，預定在大陸發行。蓋豈凡自一九九五年起，即出任武大藝術研究中心榮譽主任兼教授迄今。更於一九九二年，受邀請參予古荊州文學、詩學、工商學等學術討論，曾提出論文兩篇，一為詩學概論，一為在科技智能飛躍發展下如何作最佳肆應。兩文近三萬字，討論時，當獲最熱烈掌聲，及轉報上級參考的結論。現豈凡擬將當年出席古荊州學術討論會之「詩學概論」論文，移作「吟懷萬里」詩集序言，藉收駕輕就熟之效。本刊為期愛好詩學鄉長們先睹為快，特將此序言發表，諸祈諒鑒。

自序

一、導言

詩，是人類智慧最美好的結晶，也是人類最卓越的藝術表徵。它以風雅的詞彙、高華的采飾，將人們精神生活與物質現象，繪形繪色，與有情有義的表彰出來。遂使人類每一時期的歷史價值，輝煌燦爛，既炫赫於當時，也光耀於後世。於是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帝力何有於我哉」的初民生活，也是曠絕古今的自由樂土生活。在這簡明的詩意裡，被活生生的刻劃並浮托了出來。因之，人人諷誦，戶戶弦歌，而使歷來世界上的族群，為之艷羨嚮往不置。於是詩學地位，在我國文學領域中，一直到現在，近三千年來，長期是一大主流，與我國散文文學，永恒並行，而未為衰竭。

回顧在我國歷史長流中，詩的研究發展，日漸恢廓，詩的境界，也日趨高遠。在清末以前的任何一個歷史階段，我國詩學的繁衍與發達，皆可傲視當時世界人群，而無所愧色。由之可以狂放一點說：我們的詩與詩學成就，應為世界上詩與詩學的翹楚，領袖群倫，風靡人寰，應該不算是誇大。

早年，先賢梁啟超曾經說過：「我國古典文學，也即是韻文學，為人類唯

美文學」。他的如此說法，決不是偶有所感而言。實以我國詩學所表現的，為實質美，詞藻美，音節美，格調美。高曠中隱含風雅，穠艷中飽育淡泊，命意雋允，逸韻鏗鏘；且感人淑世，有力無形。

縱觀我國文學發達史，歷代賢者，對詩的創作，與詩學的闡揚，在道德標準約束下，配合個人天才與靈性，以言近而旨遠的智能，作守約而博滋的表達。使人類真性靈，流動於內在，而形諸於外表。更使簡勁清越的有盡詩意，予以含蓄無窮的散發，立己而達人。於是任何一位學者，如無道德涵詠於胸中，固不可以為詩，而才情短絀，學養偏頗者，尤不足以言詩。

蓋以詩的創作，為人們道德的高度昇華，也為學養的堅實表現。内存天道，外彰人道，而擅揚國家大雅，遠遞民情風俗，就胥在乎是。一般器宇狹隘，才情鈍拙，感情枯澀，言行鄙淺之輩，則其心智蔽塞，靈臺渾濁。即令為詩，勢必味同嚼蠟。當然不會創作出，予人以美感和豪壯感的詩品來。更不可能有：「筆落驚風雨，詩成泣鬼神」，與「此曲只應天上有，人間那得幾回聞」的曠古震今的不朽佳章。

二、詩的發生與發展

追溯人類文明演進史，就可概知，人們最初的語言，是先從「咿呀」與

「手勢」，或其他輔助動作的意象行為開始的。再進而有聲無文的歌唱，更進而為用符號文字記載，乃至日漸形成最初的甲骨文，金石文等的韻文同散文。這是人類文明發展軌迹，自宜無容否認。

當人們聽到一個初生嬰兒，於離開母體的第一個聲音，即為啼聲，其次為歡笑聲。這些啼聲和歡笑聲，有高有低，甚至有板有眼，此即人類詩歌和韻文的起源。

從上述事實，就可以肯定的說：人類在有文字之前，人與人的意思表達，情感交流，大都是用歌唱來進行的。因為一個國家文字的發軌，是先有詩歌、韻語，再有散文的。而韻文當以韻語為基礎，再用文字顯示出來，這是可以作具體性論斷的。

蓋詩歌的結構，比較簡單。運用文字記載，也較為容易。不像散文，須要繁雜的組織、結構，同段落，與龐大的篇幅，才能記述和說明一些事故，自然有所差距。

可惜先民「文獻無徵」，國人最早的生活、語言和習慣。究竟實質若何？到今天，無法「擧出準確可靠的證據來」，以為解說實例，而取信於人。儘管傳說堯帝時，有一首康衢歌，為：「立我蒸民，莫匪爾極，不識不知，順帝之

則。」是為有文字記載的韻文。與帝舜所作：「南風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，南風之時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財兮」等，是用文字寫成的韻文。惟其語意平易，似為後人仰慕唐虞盛世，有意假托而作的，故難以完全徵信。

但先民人與人間的接觸，如何彼此表達意見的方式，雖因年代久遠，考證不易。惟先民之以詩歌，為最初語言的論點，仍是可以成立的。例如：古時流傳下來的格言、俗諺，幾純為韻語。再如一些最早的書，像三墳五典、老子、荀子、莊子、列子、呂氏春秋、淮南子、尚書、易經、書經、幼學瓊林，乃至金石文字等。其中不少文詞，是以韻文寫成的。致於詩經一書，更是全用韻文寫成的。其所用韻律，也純是以當時各地口語為根本，隨口歌唱，詞句暢達，句尾字音接近。亦如現在民間所唱山歌一樣，信口胡謔，信口搭調，絕無韻律平仄及各聲限制。因此詩經這部書，為我國最早見諸文字的自由詩，類似現行更為胡謔的所謂新詩，自是不易否認的事實。

附帶要說明的，即詩經本為三百十一篇。其中數篇，如南陔、白華、華黍、由庚、崇丘、由儀等六篇，則為笙詩，有聲無詞。但經孔子刪定之後，乃成為現所流傳的三百零五篇。而其大意，則全係表現周朝的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宗教、道德、思想、教育、文化、愛情、祭祀等。大體言之，即包括了國

風、大雅、小雅、歌頌等四類。也就是採用當時諸侯各國的民謡和祭典等樂章，與周朝王室的各種狩獵、宴會，及表彰民族英雄等所歌唱的詞語為之。

繼詩經之後，所賡續傳頌的韻文學，即為楚詞。據一般性考證，楚詞係屈原、宋玉、景差等三人所共同合作。其中以屈原所作之離騷最為突出，也最為歷代研究傳統文學的人們所熟知，流傳面也最廣。

秦後漢初，則為五言及七言詩的形成，鑄造了楷模。例如漢高祖劉邦所作：「大風起兮雲飛揚，威加海內兮歸故鄉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」。及後漢梁鴻所作五噫詩：「陟彼北芒兮，噫！瞻顧帝京兮，噫！宮闕崔巍兮，噫！民之劬勞兮，噫！遼遼未央兮，噫！」等，即為五言與七言詩的形成，開闢了坦途。

漢武帝時代，基於需要，創設樂府官署，廣徵民間歌謡，乃有古詩十九首的出現。遂使五言詩及各類雜言詩，逐漸形象化。東漢時期，五言詩，開始盛行。魏晉南北朝學人，承東漢餘緒，正式創作五言詩，作頌揚俗習之用。惟以係初創，成詩並不易，故傳世者不多。李唐代興，研習韻文之風日盛，學者每以五言或七言韻文，相互標榜。於是五、七言詩，開始普遍流傳。時日亦久，五言詩與七言詩，不僅在當時學人筆下，平分秋色，而處於對等地位。且為了

與古詩有所區別，乃稱五、七言絕句，和五、七言律詩為近體詩，更成為由唐代到清末的詩學主體，為學者們所必修。

而從唐代開始，歷經宋、元、明、清各時代，韻文學雖在體裁、稱謂方面，有所演變，如宋詞元曲的產生。但練句，則仍以五、七言詩為組成要素。所謂詞曲組成中，常有三言、四言、六言、八言、九言、十一言等長短句。但仍以運用五、七言句為普通。是以詩歌，從開始不定型、不協調韻目的口語唱達，進而形成用文字書寫的四言詩經，以後為楚詞，為樂府，五、七言古風，為五、七言絕句、律詩，乃至長短句與詞曲等。而其發生概況和發展的經過，自不外乎上述諸端了。

三、詩與生活

從許多較早經籍裡，可以了解自商、周時代起，詩學已有其崇高地位。至漢朝，更將詩學列為群經之首。其受重視可知。東漢及魏晉各朝的帝王，大多致力於詩。此點從「文心雕龍」時序篇里，可以看到特別重視詩學的記述。特予摘錄如下：

「魏武（曹操）以相王之尊，雅愛詩章。文帝（曹丕）以國君之重，妙善詞賦。陳思王（即曹植）以公子之豪，大筆琳瑯，體茂英逸，故俊潤雲蒸。仲宣

(王粲)委質於漢南，孔璋(陳琳)歸命於河北，偉長(徐幹)從宦於吉士，公幹(劉楨)恂雅於海隅，德璉(應瑒)綜其斐然之思，元瑜(阮瑀)展其翩翩之樂。而風雅俎豆之前，雍容衽席之上，灑筆以成酣歌，和墨以藉談笑。

李唐興起，詩學更受到重視，而開科取士，詩賦列為要卷。於是詩學，也即是韻文文學，就在我國文化歷史發展上，奠定了堅強不移的地位。

孔子有云：「小子何莫學夫詩」。又云：「不學詩，無以言」。以孔子集當時國學之大成，對詩學如此的重視，就可以了然，詩之有益於人群社會者實多。虞書上說：「詩言志，歌永言」。經書序言中說：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」，為詩創作的原始動機。朱熹更言：「人生而靜，天之性也。感於物而動，性之欲也。夫既有欲矣，則不能無思。既有思矣，則不能無言。既有言矣，則言之不能盡，而發為咨嗟詠歎之餘者，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，而不能自己矣，此詩之所由作也」。依上敘述，我們就可以了然於詩之作，由情而發，由情表現，亦即人性喜、怒、哀、樂的最後宣解。且也過去在長長歷史流向中，國君理國事，觀風俗、察民情、知得失、振木鐸等，常由民間詩歌中，采擷其要點為之。因此，更可證明詩學之於治道，有其不可忽視的嚴肅地位。

常觀察過去諸多時代，從詩人的出處言行中，可以確知其為人，必溫柔敦